

# 腦殘遊記



## 薛局長——身邊的第一個逝者

近日一趟深秋日本遊，開眼見識了一位當年老中學紅衛兵下鄉知青回城工人，女，年奔八旬，激情仍燃燒！鬥志仍昂揚！張牙仍舞爪！雌風仍炸裂！穿著挺時髦，腦子卻像她同代人中的大多數，擱淺在60年前：讀書仍不屑！自豪沒文化！懷念紅時代！支持普大帝！最恨小日本——但，一點不耽誤她狂掃日本貨，呵呵……如此的人格分裂，在無比自信又煽動仇恨的東大，被那個年代毀掉、或曰“造就”的整整一代人，可謂民族主義的基本盤，歷史倒車的主力軍，包括滿世界旅遊喧嘩橫令人側目丟人現眼的大媽軍團……也許因青春被詐，一生被榨，晚境更欲及時行炸？這不，又在高聲咋呼：“咱沒文化，卻也瞧不上美帝和小日本！”遊一路，罵一路，且恨屋及烏——連導遊介紹日本養老的人性化舉措時，她也當即反唇相譏，似乎誰誇了日本哪一點兒好就是反動，就是不愛國。

這種動輒爆炸的攻擊性，自然合乎邏輯地延伸到她周圍人身上：因擁擠中衣服蹭了一星點兒口紅（痕小到3天后才看出來），便直接發飆指戳辱罵；在人家連連道歉買新來賠的情況下，仍揪扯推搡不依不饒，還多次尋釁追撲意欲開打，幸得被人拉開，否則在東京國際機場大庭廣眾前如此不堪，這愛國黨豈不丟臉及至丟了國格！目睹這雌起超氣昂昂返老還紅的一幕，令人恍惚回到了那狂熱混帳的十年紅衛兵揪鬥反革命的暴虐情境中——此乃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革命傳統啊！

這些當年的造反小將且不說不守現代文明社會的法則，就連老祖宗的道德規訓也全部被破四舊破沒了，斯文掃地的這一代人沒讀過什麼書，事實上是連讀書的願望都沒有，自絕於發達國家的任何資訊（除了“沒種”地使用人家的電器），可憐得連初步的少年發蒙都未完成，遑論現代文明的洗禮？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地為60年不讀書自豪，為紅色暴力驕傲；還兩次三番地譏諷我：還寫什麼作！又不掙錢有什麼用！接著就是炫耀她如何教導女兒嫁給了有錢人……

吊詭的是：這種無知無畏狂妄豪橫之徒，卻絕對跪拜權力——僅舉一例：她一個同行的親戚，據說也就是政府一個處長，瞧她那一路的討好賣乖不顧高齡長者的尊嚴，我都替她委屈難受……環顧社會這十餘年之怪現狀，多少被剝奪的底層民眾（知青那一代人占大多數），在侵害他的權力面前噤若寒蟬甚至匍匐拜倒，如此斯德哥爾摩症患者之眾絕對在全球名列前茅；而在普通人面前，卻肆無忌憚囂張刻薄加陰毒，造成如今公認的互害型社會——可憐可恨復可悲啊！

其實，這自豪威武的老將對自己這輩子頗不滿意，單說那3000多元可憐的退休金，就令她語調發怨，兩眼放狠——“虧大了！”更不堪提下鄉8年之苦……冤有頭債有主，可再次吊詭的是：她不畏甚至懷念那個造成普遍不幸的年代，而是仇恨跟她八竿子打不著的美國和日本。不講基本事實，更不講思維邏輯，糊塗昏聩愚蠻到豈一個“腦殘”了得？！

寫到此，想起德國神學家朋霍費爾的名言：愚蠢並非智力缺陷，而是道德缺陷。他在《獄中書簡》中寫道：“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愚蠢的人不可能真正善良，因為愚蠢的人是對錯不分，奉惡魔如父母，視良知如仇寇。”

我想補充一句：愚蠢加上蠻橫自負，就是惡的幫兇，或曰惡本身！

文革造就的一代人（其實不止一代）的愚蠢或曰腦殘，配得上他們這輩子的不幸和苦難。

以前看新聞報導說老人摔倒反訛上扶起她的年輕人（南京法院居然判了一例恩將仇報的賠償而引發輿論洶湧），我當時還為老人辯解說可能是老年癡呆，她不是故意訛人吧……此番聽到這位老紅衛兵口口聲聲不招自招地狂呼：“我沒文化咋滴？！別怪我訛上你！”，終於相信了此篇新聞報導，終於體會到年輕人的委屈、憤怒和詰問：這究竟是老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老了？

看著老小丑的表演，讓眾人從驚愕，鄙視，直到忍俊不禁——在這似曾相識的年頭，當年被禁止讀書、鼓動造反的小將，如今順理成章地長成反文明、反社會型人格，長成積蓄了滿肚子攻擊性的老瓜，時不時在公眾場合炸裂幾回，似以此找存在感？可謂種瓜得瓜不足為奇啦。

清有《老殘遊記》，今有《腦殘遊記》，皆關時弊，令人扼腕……

這讓我忽然聯想到幾年前的拙作——《向日葵老了》：

除了佇列一致表情一致朝向一致它們還一致地被陽光拴緊視線糾纏中，集體醉酒的欣快感油然而生，抻長了激情燃燒的歲月

重點在於：膜拜，也是一致的。

那年在伊犁，首先撞啞了我的看它們一望無際站姿堅定。舉著什麼也不想的頭，兀自癡癡接著，搖撼了我尚不堅定的——不信……動容問忙鑽進去合影忝列為烏合之眾的一員，活得安靜

其實，他們常常犯堵，怨憤不寧。

現今，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保鮮在千年之前。他們，卻老了牙齒像瓜子脫落，或被敲落沒往肚裡咽，而是帶血噴向老仇人美帝。立足之地被強征主人身份下崗，但圍著太陽轉的核心意識仍堅定；有國才有家有牆才有磚的智識仍堅定相信烏托邦的許諾仍堅定恨貪官，不恨皇帝仍堅定

最恨的，是冒險為他們爭權利的公知。

今晨再過葵花地，太陽是舊的花事也舊著。背面與背時，一致站姿仍像廣場上虔誠的手臂。懷舊乃至相貌，都一致得像一群唐氏綜合症……讓人疑惑：他們是先病，才老？還是老了，才病？

（20251108寫於日本歸來）

劉虹



劉虹攝於日本忍野八海景區。

我四五歲的時候，鄰居薛×（化名），是貴陽市郵電（郵政和電信）局的局長。文革期間，這個“走資派”，被揪鬥了無數次。每次去揪時，他都在攻讀毛選。

某一天，有人跑回住宅區，向薛×的三女兒薛三報信：“你爸爸又挨鬥了，你不去看看！”薛三答：“我才不去呢！”“信使”說：“說他是走資派，他說他沒走。腦殼被打開花了……”薛三一扭頭，“管他的！”說得滿不在乎，好像她爸爸不是去挨鬥，而是去享福。

又一天，一道人影從我身邊移過。瘦瘦的，很灰暗。我沒有留意，但掠了一眼。突然感覺到一種氣息。一看，是薛×。氣息很怪。成年後我知道，那是因為不想活著但必須活著而倍受煎熬的氣息，那氣息是從他絕望的眼裡，從他木然的臉上，甚至從他輕輕的，像煙像霧，察覺不到的腳步聲裡散發出來的。當時我很小，無動於衷，沒有預感，無法探破他內心那死亡的秘密，甚至不知道他有秘密。

不久後的一個晚上，我做夢了，夢見薛×，在自家的窗戶上，雙手抓住頸子下的繩子，細腿不斷往上縮，狠狠地拍打自己的屁股，拍打了好一陣，終於老實了。很快，一隻饞貓瞪著大眼睛，一步一頓地走向他，要吃他……

清早我醒來，聽說薛×熬不過了，用一根繩子解決了自己。眼睛瞪著，紅紅紫紫的舌頭拖下來，蓋住了下唇和下下巴；身體像一根直直的棍子，腳趾被貓啃脫了一截，正懸在家裡的窗戶上。我想，上吊的人，都要拍打屁股嗎？我以為死人是很好看的，馬上跑出去，往二樓薛家的窗戶看，剛看見一堆模糊的影子，心一收縮，就昏了過去。醒來後聽說，薛×的家人請“土公子”（民間喪葬師）給他洗了臉，然後搓，搓到瘦臉褪青，烏舌頭縮回嘴邊，上牙下牙咬著舌頭，基本恢復了原樣，像是睡著了，才罷手。那只受傷的腳，怎麼處理的？沒聽說。她們哭了嗎？沒有。又聽說，自絕於人民是犯罪，哭一個犯罪分子也是犯罪。誰敢哭？不過，也許她們本來就不打算哭。還聽說，他的家人叮囑“土公子”，不要告訴別人是上吊死的，就說是心梗死的。結果，“土公子”特意到處公佈死亡真相。

此後很長一段日子，我都不敢看薛家的窗戶，心裡卻偏偏記得牢牢的，只要家長在身邊，有壯膽的，就一遍遍地舉目琢磨。窗戶上沒有懸著人，但懸著幾塊臘肉。我就懷疑，那是用薛×做的吧？這導致我從此不敢坦然吃臘肉；同時認定，貓喜歡吃臘肉。

薛家有三個女兒，都成年了。我曾經無數次躲在陰暗角落裡，盯住薛家的大女兒薛大觀察，卻絲毫看不出她的悲傷。這讓我奇怪。我當時以為，親人走了，家人是要痛苦一生，不吃不喝，動不動就哇哇大哭，昏倒在地的。薛大對人還算和氣。

薛家的二女兒薛二，是有名的“烏骨雞”（當時對不良女青年的稱謂）。她無緣無故地打過我多次，小打。她不愛待在家裡，總是到處跑到處玩，打扮得很光鮮。她家裡髒亂差啊，出門卻像孔雀，屬於出淤泥而不染的典範。一天，她正威武地走在大街上，卻被幾個相識的小夥子按翻，壓牢，剃成了光頭。此後的大半年裡，她偶爾出門，誰都不能看她，看就等於幸災樂禍，成年

人，必挨罵，小孩子，必挨打。我是不敢看她的，連她的後腦鬢也不敢看，覺得那，還像個雞屁股就急不可耐地紮起的禿鬚裡，一定長著第三只眼睛。只好在心裡，預祝她再次被前同夥扳倒，剃成光頭。

薛家的三女兒薛三，也不好惹。我曾經和小夥伴做遊戲，裝吊頸鬼。薛三突然駕臨，獲知遊戲名目後，給了我們一頓好打。還向我吐痰，吐血絲痰，吐歪了，馬上揪住我的兩耳，把臉板正，吐准。原來，她認為我們在影射薛×。她離去時，我沒法消氣，就使勁拍打了一陣屁股。薛三看見了，但不知道我在模仿什麼。神不知鬼不覺，贏家是我！

我受了欺負，不敢告訴媽媽，怕媽媽為難；也不願告訴爸爸，他總是沉著地老辣地提出我一輩子都無法研究出來的尖端課題：“她為什麼不去打別人？”至今，我仍然替爸爸害羞：你是我爸還是她爸？你不去質問打我的外人，反而追問被打的兒子！你的金口只能對家人獨開呀！連生個氣垮著臉給她看看你都不敢呀！後來發現，生活中，總有這樣的“自律”者，家人被欺負了，無力討回公道時，會“槍口對內”，訓斥“誰叫你惹人家”，甚至窩囊地打孩子兩下，以發洩對對方的不滿。爸爸沒有打我，就不錯了！噢，“攘外必先安內”，也算“維穩”的一種方式。

薛×的妻子愛吸煙；特長是罵人。吸得自己臉色焦黃，罵得別人忍無可忍。我的同學王紗麗一家，四口胖人，曾被她一個瘦人罵得舉手投降。但罵罵並沒有結束。王爸爸說：“你你你你你不像‘走資派’的家屬，簡直像造反派的幹將！”不再開口。叔可忍，嬸不能忍！王媽媽豁出去了，與薛妻對罵了一周，導致雙方都啞了喉嚨，不能發聲，才偃旗息鼓。

我媽媽，曾和薛家發生了口角。具體過程我不知道，因為我當時在托兒所裡。晚上歸家，媽媽把我抱到她的腿上坐著，向我哭訴，她，被那母女三人（沒有薛大）打了。她把臉湊到燈邊，頓時滿臉的細紋。我不敢看，只好看她的影子。恰好一滴黑豆般的東西，從上至下，飛過牆面。那是媽媽的淚影。那淚，該有多麼大一顆！我問：“爸爸在哪裡？好久沒有看見爸爸了。”媽媽說：“爸爸上班，開會。他回來，你已經睡著了。你還沒醒，他就走了。”

現在，每想到滿臉細紋的媽媽向幼兒哭訴她的遭遇，便明白，無論什麼時候，爸爸都該是妻兒最信賴的人。妻兒把命托給你，你該拿死為他們護著，哪怕去衝鋒陷陣。可是爸爸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否則媽媽的哭訴無法解釋。我才理解，當時媽媽是多麼無助……

我很納悶，那幾個女人，這麼厲害，怎麼不去批鬥會上劫走薛×呢？

不待文革結束，我的大姐和二哥，已經可以靠拳頭保衛家園了。並且，也確實打了幾場自衛反擊的硬仗。又過了幾年，我追上他們，長成了偉岸的少年。我一遍遍敵視、挑釁薛家的人——包括瞪眼吐舌拍屁股等動作，加辱罵。都沒有回應，因為不敢有回應。我們家，靠拳頭，算是平安無事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文革，如果文革中尚有一束微光的投照，薛×就不會死；他家的三個女人（不算薛大），就不會那麼特別能戰鬥。

李雙